

中國古代禁毀小說

【金石緣】
【醋葫蘆】

珍
藏
秘
本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



第二辑

金石缘

清
静恬主人
著

金石緣序

小說何為而作也曰以勸善也
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
者莫過于經史而義理懇切
難令家喻而戶曉及不若

序

小说何为而作也？曰以劝善也，以惩恶也。夫书之足以劝惩者，莫过于经史，而义理艰涉，难令家喻而户晓，反不若稗官野史福善祸淫之理悉备，忠佞贞邪之报昭然，能使人触目惊心，如听晨钟，如闻因果，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。但作者先须立定主见，有起即收，回环照应，一点清眼目，做得锦簇花团，方使阅者称奇，听者忘倦。切忌序事直捷意味索然。又忌人多混集，眉目不楚。甚者说鬼谈神、怪奇悖理，又或情词赠答，淫褻不堪，如《情梦杳》、《玉楼春》、《玉娇梨》、《平山冷燕》，诸小说脍炙人口，由来已久。谁知其中破绽甚多，难以枚举，试即一二言之。堂堂男子，乔扮女装，卖人作婢，天下有是理乎？韶妣闺媛诗篇字法，压侈朝臣，天下又即是理乎！且当朝宰辅，方正名卿，为女择配，不由正道，将闺中诗词索人倡和，成何体统？此皆理之所必无，宁为情之所宜有。若夫鬼怪矜奇者，又不足论，无惟巧合。《金石缘演义》则忠孝节义、奸盗邪淫、贫贱富贵、离合悲欢，色色俱备，且徵引事迹，酌乎人情、合乎天理，未尝露一毫穿凿之痕，中间序次天然，联络水到渠成，未尝有半点遗漏之病。虽不敢称全璧，亦可为劝惩之一助。阅者幸勿以小说而忽之，当反躬自省，见善即兴，见恶思改，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，则是书也。魂飞《太上感应篇》读也可。

静恬主人戏题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	(1)
第 二 回	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	(9)
第 三 回	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	(17)
第 四 回	林小组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	(25)
第 五 回	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	(33)
第 六 回	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	(41)
第 七 回	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流子宣淫	(49)
第 八 回	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好	(57)





中国古代

生

世

小说

2

金石缘

- 第九回 去沉疴一朝发达 (65)
闻捷报顿悔初心
-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(73)
谒相时触怒权奸
-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强徒肆横 (81)
得西安官将遭擒
-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(89)
获先锋西宾合计
-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(97)
华筵上妖道分尸
-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(105)
到扬州喜得麟儿
-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(113)
谋粮宪漕户遭殃
- 第十六回 贿上官京师遭骗 (121)
拿下吏万姓群欢
-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(129)
快民心姑媳遭殃
- 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扳亲父 (137)
雇乳母得遇故人
-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(145)
拷梅香一讯知情



- 第二十回 正网常法斩淫邪 (153)
存厚道强言恩义
- 第二十一回 报深恩破庙重兴 (161)
逢故旧穷途得志
- 第二十二回 宫殿上四美成婚 (169)
孤城中两忠遇难
- 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(177)
宴太平恩情聚义
- 第二十四回 小结局淫邪现世 (185)
大团圆富贵登仙



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

诗曰：

莫怨天公赋畀偏，穷通才拙似浮州；
空思他日开屯运，难定今朝缔好缘。
有聚终须风雨散，无情何必梦魂牵；
庄周似蝶还非蝶，总与乾坤握化权。

这两首诗，是说人婚姻富贵，贫穷落难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为。无奈世人，终不安分明理。见人一时落难，即要退婚绝交，使从前一团和好，两相弃绝。谁想他恶运一去，忽然富贵，自己反要去靠着他，所以古人说得好：“十年富贵轮流转。”以见人心，必不可因眼前光景而不计其日后也。

至于妇人，惟重贤德贞静，不在容貌美丑，如容颜俊美，不能守节，非惟落于泥涂，甚至为娼为妓，遗臭万年；若容貌丑陋，而能坚贞守困，岂特名标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贵，享用不尽。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与众位听者。

话说江南苏州府，有个少年解元，姓金名佳，号彦庵。父亲官为参政。因朝中权奸当道，正直难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亲白氏，自生了彦庵，即染上弱症，不复生产。

彦庵因是独子，十六岁就替他做了亲，娶妻黄氏，才貌



双全，夫妻十分恩爱，十七岁就生一子。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爱如珍宝，取名金玉，字云程。赋性聪明，一览百悟。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。

且说彦庵，十八岁上入学，二十岁乡试，就中了解元。三报联捷，好不兴头。其妻黄氏，又产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

到冬底，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，不料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十身亡。彦庵在家守制，将近服满。

那知参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惨伤，也染成一病。病了两年，也就相继去世。彦庵夫妇，迭遭凶变，痛慕日深，居丧尽礼，至念六岁，方才服阙，算来会场，尚有一年。在家读书训子，以待来年会试。

且说苏州阊门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贵，人都唤他林员外。院君张氏，做人最是势利。只生两女，长女取名爱珠，年方十岁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，歌赋诗词，般般都晓。只是赋性轻浮，慕繁华而厌澹泊，居心乖戾，多残刻而鲜仁慈。

父母因他才貌，爱如珍宝，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，才貌俱备的，方才许亲。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，结交官宦，意欲于官宦人家，选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个臭财主，那个大官显宦来结交他？所结交的，无非衙官学师、举人、贡生、监生等。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，就好为大女儿结亲。其次女名唤素珠，相貌生得平平，小爱珠四岁。教他念书识字，他便道：“女儿家，要识字何用？将来学些针指，或纺绵织麻，便是我们本等。”父母因他才貌平常，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，故全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偶然在外闲走，访得苏州府学学师今日上任，系



徽州府人，两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换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学师，免不得来看他。

原来那学师姓金，名素绶，号诚斋，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系同房，榜下就结为兄弟。彼便连捷，殿在三甲，就了教，今选苏州府学教授。一到，先看彦庵，然后来看林旺。

林旺有心要结交他，正值园中牡丹盛开，随即发帖，请学师赏花。因想，彦庵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将来发达的乡宦，正要结交他，便也发帖，请来陪学师。

那一日，学师与彦庵都到林家园内。吃了半日酒，彦庵回家发帖，于十五日请学师。随也发一贴，请林旺相陪，还了他礼。

至期二人俱到。茶罢，学师道：“闻年侄甚是长成，今年几岁了？”彦庵道：“十岁了。”学师道：“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，如今自然一发好了，何不请出来一会。”彦庵道：“理应叫他出来拜见，只是小子无知，惟恐失礼，获罪尊长。”学师道：“说那里话，自家兄弟，何见外至此。”彦庵便命小厮，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，然后叫他拜员外。员外一见云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爱慕，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，见了客人彬彬有礼。见礼毕，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。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来，对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，临坐，又向各位作揖告坐。

彦庵送色盆行令，学师有意要试他，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，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。喜得学师大赞道：“奇才！奇才！将来功名，必在吾辈之上，神童之名，信不虚也。”



林旺见他举动言语，应对如流，先已称奇。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，方知实是才貌双全的了。且他父亲是个解元，将来必中进士。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，许嫁与他，岂不是个快婿！只是当面不好说得。席散到家，便在张氏面前，极口称赞：“金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将来功名，必然远大。年纪与大女儿同庚，若与结亲，真一快婿。须极早央人说合，不可错过。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，同年兄弟，必须求他去说方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女儿这般才貌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？员外何须性急。我闻得金家，虽是乡宦，家中甚穷。解元中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不能连科及第，看来命也平常。儿子就好，年纪尚小，知道大来如何？休得一时错许，后悔无及。依我主见，待他中了进士，再议未迟。”林旺道：“院君差矣！他若中了进士，又有这样好儿子，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，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？”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，便道：“员外既看中意了，就听凭你去许他罢！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！倘若没有出息，我女儿是不嫁他的。”林旺道：“但请放心。这样女婿，若不做官，也没有做官的了。”于是次日特到学中拜看学师，求他到金解元家与大女儿为媒。

学师口虽应允，心上便想道：“我那侄儿如此才貌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来。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？须要细细一访，方好为媒。”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。谁知林爱珠，才女之名，久已合县皆知。只因他是个臭财主，乡宦人家，不肯与他结亲，平等人家，他又不肯许他。所以，尚待字闺中。

学师访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说合。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，



果然甚美，随即满口应允。学师回覆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。全家也不占卜，择了十月念四黄道吉日，将将就就备了一付礼，替儿子纳了聘。林家回盒，倒十分齐整。定亲之后，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上京会试。林家知道，又备礼送行不表。

且说彦庵到京，候至场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中了第二名会魁。殿试本拟作状元，只因策内犯了时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。到家上任，拜望亲戚朋友，上坟祭祖。又到林亲翁家辞行。林员外先备礼奉贺，又请酒饯行。借此光耀门楣，骄傲乡里。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：“我的眼力何如？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一个公子了。”张氏与爱珠闻之，也觉欢喜。

不数日，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，一个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题。

且说爱珠小姐，才貌虽好，奈他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连自己妹子，也常笑他生得粗俗。说他这样一个蠢东西，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；不比我才貌双全，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，终身受用不了。后见父亲将他许与金家，公公是个解元，丈夫是个神童，已十分矜狂，欣喜见于颜面。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，选了知县，更加荣耀。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，是稳稳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骄纵，待下人丫环动不动矜张打骂，父母也不敢拗他。

一日，忽对父母说：“家中这些丫头，个个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双大脚，就是一头黄发，只好随着妹子，纺绵织麻还好。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，却没有一个中用的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个何难！对爹爹说，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。”张氏随



即与员外说知。员外就叫家人去唤了一个媒婆来,说道:“我家大小姐房中,要讨一个细用丫头,脚要小些,相貌也要看得过,又要焚香煮茗,件件在行,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。你晓得我家大小姐,是个才女,又许在金老爷家,将来少不得要随嫁的,倘若不好,乡宦人家去不得。我价钱倒也不论,妈妈须拣上好的,领来便了。”媒婆连连答应,随即别了员外,出去四下寻访不题。

却说苏州胥门外,有一个不行时的名医,姓石,名道全,医道样样俱全。怎奈时运不济,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,富贵的也不来请他,就是请去,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,好的也叫不好,焉能见效?所以虽是名医,家中穷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,贫穷的不请便去,不但不索谢,有时反倒贴他药资。富贵人家也不去钻刺,有人请他,总是步行,并不乘轿。家中又无药料,到人家开了方子,听他自去买药。谢仪有得送他,也不辞,没得送他,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,并无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旧家。妻子周氏,也是旧家之女,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儿年已十二岁,名唤无瑕,有甘七八分姿色,包得一双小脚,也识得几个字,走到人前,居大家女子。待父母极孝,父母也甚爱他。儿子年方八岁,小名丑儿,表字有光,生得肥头大耳,有一身臂力。要吃一升米饭,专喜持枪弄棍,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,下水捉鱼虾。路见不平,就帮人厮打,大人也打他不过。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,所以人都叫他好。

一日,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。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。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。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,看见七八岁小厮,拿得起大刀,深以为奇,就唤来问道:



“你今年几岁了？怎拿得动大刀？可会骑马么？”丑儿道：“八岁。马实从未骑过。想来也没有甚难。只人小马高，上去难些。”守备道：“我着人扶你上去，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。”丑儿道：“只要骑得上去，一些不怕，也不愁跌下的。”

守备就着营兵扶他上马。他拿了缰绳，不慌不忙，满教场一转，仍走到原处，营兵扶他下来，竟像骑过的一般。守备更加称奇，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有这般本事，姓甚名谁？住居何处？”丑儿道：“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儿，家住胥门外。”守备道：“你父亲作何生理？”丑儿道：“行医。”守备道：“行医也是斯文一脉，你有这般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来学习骑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艺，大来也好图个出身。”丑儿连忙磕头道：“多谢老爷。”于是每逢下操，丑儿必到。那守备果然教他，丑儿一教就会。不数年，十八般武艺精通，连武艺多不如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。忽有一个过往官员，姓利名图，号怀宝。捐纳出身，做过几任州县，奇贪极酷。趁来银钱，交结上台，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带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娶妾刁氏，利图十分宠爱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爱郎，生得清秀轻俏，利图刁氏最所宠爱。一同上任。船到胥门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图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请医生。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请了道全下船，诊了夫人的脉，说道：“夫人此病，是气恼上起的，没甚大病，只须两服药就好的。”写下方子，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。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，一面开船，一面就着丫环，煎药与夫人吃。

原来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恃宠而骄，看夫人不在眼里，日常间骂狗呼鸡，屡行触犯。夫人是个好静的人，每事忍



耐，故郁抑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怀。今见医生说他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，有巴豆余存，现带在此，私自放在药里与他吃了。虽不死，泻也泻倒他。

于是就将数粒研碎，和入药中，夫人哪里知道？吃下去一个时辰，巴豆发作，霎时泻个不住，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。谁知病虚的人，那里当得起泻，泻到天明，忽然晕去。吓得一家连连叫唤，刁氏也假意惊张，鹅声鸭气喊叫，捧住了夫人的头，反将手在他喉间一捏，夫人开眼一张，顿时气绝。

那老爷溺爱不明，大哭一场，不去拷问家中人，反归怨到医生身上，道：“夫人虽有病，昨日还是好好的，吃了那医生的药，霎时泻死，明明是他药死的。”先叫住船，一面备办后事，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，赶回苏州，“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个罄空。再将我一个名帖做一状子，送到县中去，断要他偿命。”众家人闻命，个个摩拳擦掌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。那石道全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

诗曰：

只缘运蹇触藩篱，世上难逢良有司；
负屈空思明镜照，申冤惟有孔方宜。
明知行贿能超雪，无力输官莫可医；
幸赖捐躯有弱质，孝心一点未为痴。

9

话说石道全看了利夫人病回去，吃了饭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，至晚回家安睡。谁知一夜梦魂颠倒，天明起来，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，满身肉跳心惊。便对周氏道：“我今夜梦魂颠倒，怎么如今又心惊肉跳，乌鸦又如此叫，不知有甚祸事来？”周氏道：“如今是春天，春梦作不得准。至于心惊肉跳，不过因做了恶梦，所以如此。若说乌鸦叫，它有了嘴，难道叫它不要叫？我家又不为非作歹，又不管人家闲事，有甚祸来？”

说话间，适有人来请他看病，他便出去了一会。回来吃饭，见丑儿不在家，便问道：“丑儿哪里去了？”周氏道：“他先吃了饭出去的，想又顽到教场里去了。”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。道全道：“乌鸦如此乱叫，必有事故。想来没有别事，莫不丑儿至教场去，闯出祸来？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。”周氏



道：“这也虑得不差。你吃完饭，去寻了他回来便了。”道全果然放了饭碗，就向教场寻儿子去了。

谁想道全方出门，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叔来。口中大叫道：“石先生在家么？”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，便道：“不在家。”众家人道：“不好了！想是知风脱逃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他或者知道了，躲在里边，也不可，我们打进去便了。”

那时就一齐动手，打进内室。锅灶也打破了，床帐也打坏了，值得几个钱的家伙，乘隙也被人抢去了。把家中打得雪片还不住手，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。吓得周氏与无瑕，哭哭啼啼，也无从分辨，不知是何缘故。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，十分凶狠，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。又闻是人命重情，谁敢来管闲帐。

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，方说道：“列位为甚事，也须好说。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？我又不知甚事？无从辨得。”一个家人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家药杀人郎中，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。我家已告在本县，立刻要他去偿命，还说这样太平话。他丈夫既不在家，就将这妇人拿去，不怕他不招出丈夫来。”一个道：“且等差人来叫他，不怕他也逃了去。”周氏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母女相抱大哭。未几差人已到，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，不得就回。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，要他出差，且先将石道全拿去，录了口供，送在监中，候县官到家，申详上去。

那衙官巴不得有事，又见说是人命，立刻出差。来到石家，闻说道全不在家，又无使用，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。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，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。恰好